

中医必读百部名著

本草卷 (续)

• 本草备要
• 本经逢原



中华中医药学会
编

华夏出版社



中华中医药学会／编

主编／李俊德 高文柱

中医必读百部名著

本草卷 (续)

· 本草备要
· 本经逢原

本册主编／常章富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医必读百部名著·本草卷:续/常章富主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080-4434-7

I. 中… II. 常… III. ①中国医药学-古籍-汇编②本草-古籍-汇编
IV. R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5199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装订

787×1092 1/16 开本 18.25 印张 479 千字 插页 1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37.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中医必读百部名著》编委会

顾问	邓铁涛	路志正	马继兴	张灿理
主任	王国强	余靖		
执行主任	房书亭			
主编	李俊德	高文柱		
副主编	张伟	曹正逵	温长路	
编委	王均宁	王奕	王振国	牛兵占
	牛淑平	田代华	田思胜	朱桂
	伊广谦	庄乾竹	刘平	刘山永
	刘更生	刘掌印	孙永章	孙中堂
	纪立金	许敬生	严季澜	吴启富
	沈澍农	张效霞	张瑞贤	张子明
	和中浚	祝庆俊	欧阳兵	胡晓峰
	郭君双	黄龙祥	常章富	蒋力生
	董尚朴	焦振廉		

(以上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

《中医必读百部名著》序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天下名士游”，是古人对治学之道的高度总结。读书与实践，更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两大法宝。历代医家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医学名著，这些名著既是历代医家智慧的结晶，也是历代中医药学术经验的积淀和理论的升华。源远流长的中医药学术、根基深厚的中医药理论体系，蕴藏于历代医药典籍之中。博览群书，精研覃思，从中汲取前人的宝贵经验和学术精华，是造就自身良好学术素质的必由之路。

纵观古往今来的名医巨匠，无不是通过熟谙典籍、躬身实践而登上中医药学术高峰的。医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是在书的催化中，锤炼为万代永传之宗师的；药圣李时珍“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家”，是在书的滋养中，磨砺为千秋不朽之巨匠的。可以说，凡有成就的名医和学者，尽管他们各自的成长道路不同，或家传，或师承，或自学，但“学经典，读名著”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已经证明，认真继承中医经典理论与临床诊疗经验，是每位医家成功的门径。不读书，就谈不上扎实的继承；无继承，学术的发展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无从奢谈创新和进步。

经典著作不仅是理论家的治学根底，更是临床家的活水源头。诚如徐灵胎所言：“一切道术，必有本源。未有目不睹汉唐以前之书，徒记时尚之药数种，而可为医者。”历代名医都把读熟、背熟经典名著作为治医、行医的一项基本功。已故名医岳美中先生亦曾颇有体会地说道：“对《金匱要略》、《伤寒论》，如果能做到不加思索，张口即来，到临床应用时，就成了有源头的活水。不但能触机即发，左右逢源，还会熟能生巧，别有会心。否则，读时明白了，一遇到障碍又记不起，临证时就难以得心应手。”“学医必须读书”，早已成为医家之共识。

实践告诉我们，中医人才的培养，离不开读书、临证、师承这三大要素。读书是认识中医、接受中医学术的重要源泉。临证是体验中医、运用中医学知识实现防病治病的基本途径。师承是按照中医学自身规律传承和发展中医学术的学科特色。这三大要素，互相关联，各有侧重，不可偏废。但三者之中，读书是最基本的路径。只有多读书，才能加深对中医药学的认识，才能增强对其内涵的领会，才能提高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如果读书太少，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则难以登堂窥奥，临证则辨证不精，用方不活，仅能知常，而难达变，要想提高学术水平和临床疗效是很难的。

有鉴于此，中华中医药学会在华夏出版社的密切配合下，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发起“学经典，读名著”的大型读书活动，旨在培养、发现并推出一大批优秀中医药人才，以更好地促进中医药学术的继承与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的举措，我完全赞同并大力支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会积极推动这项活动的开展，希望全国中医药行业共同关注医学名著的阅

读,分享阅读的收获和快乐。

中医典籍,浩如烟海。学会为了组织这次读书活动,按照名老中医推荐、参编人员精选、有关专家把关、藏书部门和出版社提供服务的原则和程序,从历代流传广、社会影响大、临床实用价值高的古医籍善本中确定百部左右,编成这套《中医必读百部名著》丛书。考虑到读者阅读方便,尽量采取合并同类、合理集成的形式,把百种古籍分为医经、伤寒、金匱、温病、方剂、本草、诊法、针灸、推拿按摩、养生、医案、医论医话、通用临床及临床各科若干个类别,部帙较大的图书,则单独成册。每书均采取书前写导读,随文做注释,分章(节)加按语的体例,帮助读者尽快了解内容、掌握重点,并解决阅读上的困难。导读主要介绍作者生平、成书年代、主要内容、学术价值及影响、本次校注整理的原则和方法等。其中重点内容是古籍的学术价值及影响,特别是对中医理论与临床的指导作用;还刻意引证了古今名医对该书的评价,以现身说法的形式把读者带进书中来。对原文的整理以点校为主,注释简明扼要,减少过多过繁的考证。按语则紧扣各书的内容,以自然章节、门类为单位,通过简洁的文字表述,把学术亮点突出出来,对读者真正起到辅导作用。从整体水平上看,这次出版的每类书籍既是该领域历代医籍的精粹,又是该学科学术构成的主流,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永久的收藏价值。

中医之计人为本,人才之计书在先。希望中医药院校广大师生、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医疗机构从业人员,根据本丛书所收书目,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制订自己的读书计划,在读书过程中汲取历代医学之精华,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为弘扬华夏传统文化、为振兴祖国中医药学而努力提高每一个中医药工作者的学术素养。

“书到用时方恨少”。让《中医必读百部名著》陪伴我们的一生,让阅读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让读书成为指导和提高中医药实践能力的源泉!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刘纯

2007年4月23日

本草备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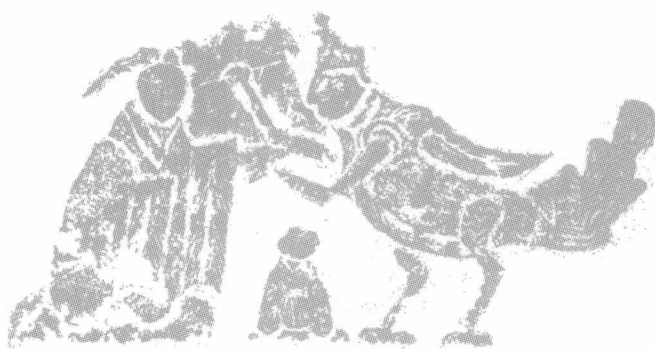
清·汪昂 撰

常章富

郑孟珊

吴嘉瑞

校注





导读

一、作者生平

《本草备要》，由明末清初医家汪昂撰写。汪昂，字切庵，安徽休宁人，曾寄籍括苍（今浙江丽水）。生于公元1615年，卒年不详，或云卒于公元1695年，为明清间名医。少年习儒，虽“英质异授，积学深功”，但却久困棘围，仅为邑诸生。汪氏认为，应试及第，是徒有虚名的雕虫小技，纵然能使人得到光宗耀祖之虚誉，但却无裨益民生日用之实功，“惟医一道，福庇最长”。又逢明亡清立，世变之际，遂甘于自逸。至壮立之年，便弃举子业，潜心研究岐黄之术。前后四十余年，博览各家医籍本草，致力于“集前人之长，成一家之说”。善于去粗取精，由博返约，将卷帙浩繁、内容渊博的医理、医方、本草典籍，精编为言简意赅、实用便捷的简读本，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于明末传入我国的西医学，汪氏的态度较为开明，认为西医虽不明气化之理，但对形态方面的论述则较为确凿，并赞赏“脑为元神之府”、“灵机记忆在脑”等。其传世著作较多，医药类有《医方集解》三卷、《本草备要》四卷（一作八卷）、《素问灵枢类纂约注》三卷、《增补日用菜物》一卷、《汤头歌诀》，以及经其修订润色的《经络歌诀》。诗文类有《切庵集》等。

二、编撰缘由

汪氏云，医学之要，首先是切脉，若脉候不真，则虚实难辨；而虚实辨不准，就会导致攻补妄施，伤害人体。“其次则当明药性，如病在某经当用某药，或有因此经而旁达他经者。是以补母泻子，扶弱抑强，义有多端，指不一定。”倘若你没有将医药“兼贯博通，析微洞奥”，不但不能取效，反会“致邪失正”。正如先贤所云：“用药如用兵”。要想用好药就必须认真研究医学理论和药物性效。

汪氏认为，既往的本草著作，不是面面俱到，“备”而不“要”，就是简略太过，“要”而不“备”，不利于推广普及本草学知识。其通过多年考察后曾云：古今著本草者，大约有数百家。其中精且详者，莫如李氏《纲目》，是书虽“考究渊博，指示周明”，却“卷帙浩繁，卒难究殚，舟车之上，携取为艰”；虽内容详备，但却不精练。他如《主治指掌》、《药性歌赋》，虽然简要精练，便于初学者学习诵读，但却未能详备。陈嘉谟《蒙筌》的附论，虽“颇著精义”，但却“文拘对偶，辞太繁缚”，且“遗漏尚多”。缪希雍《经疏》虽著述尽善，既发明药物主治之理及制方参互之义，又探究药物对人体的伤害及使用注意，但却未能“详地道、明制治、辨真贋”，而且释解时偶有附会，还遗漏了不少常用之品。虽然这些“均为千虑之一失”，但却给学习、使用带来了许多不便。

有鉴于此，汪氏不揣固陋，利用“三余之暇，特裒诸家本草”，并仿过伯（一作百）龄围棋《四子谱》的编写模式，另辟体裁，撰成《本草备要》。

三、成书年代

今据王昂“原自叙”及“增补本草备要叙”可知，该书有初刊本与增订本之分。初刊本成书于“康熙癸亥夏月”，即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的农历暑月。由于本书体裁独特，精练实用，通俗易懂，故在初刊本问世后，即备受海内名贤之青睐，迅速传播到各地，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家家传诵之盛景。数年后，由于多次印制，该书原刻版的字体已出现了“漫灭”不清之状况。汪氏根据读者的反馈，为“酬世好”，特不顾年高体衰，不辞辛苦劳累，亲自动手对初刊本加以增订，并重梓刊

行,这就是当代常说的增订本。增订本完成于“康熙甲戌岁阳月”,即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的农历10月。

四、书之概貌

据今人考证,本书初刊本在我国大陆不存,《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未见收载,近年有人从日本内阁文库检及该版本并复制带回国。据见到该刊本的有关学者称,该版本共分二卷,载药402味,分8部列述,药性总义冠于卷前。全书各部均设眉批栏,但却无图。书中不避康熙以后的名讳,甚至有时连康熙讳也不避,说明其为康熙早期刻本。

增订本共分四卷,按药物的自然属性将所载药物分为草部、木部、果部、谷菜部、金石水土部、禽兽部、鳞介鱼虫部、人部8类。卷一与卷二为草部,卷三为木部与果部,卷四为谷菜部、金石水土部、禽兽部、鳞介鱼虫部、人部。汪氏自叙、凡例、总目及药性总义等,次第冠列于卷前。

关于增订本的载药数各版本说法不一,按汪氏增订叙所云大约为460余种,后世有说400余种者,有说475种者,有说479种者,这大概主要是因各人的计算标准不一所致。今按通行的标准计算,具体是:若一个物种或种类只有一个部位入药,且性能功效也完全相同,就按1种计算,如中药木贼惟以植物木贼的地上部分入药,即按1味药计算;又如作为中药土鳖虫入药的虽有地鳖与冀地鳖两种昆虫的雌虫全体,而计算药数仍为1味。若一个物种或种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位分别作为性能功效不同的药物入药,那就按两种或两种以上计算,如植物桑的根皮、嫩枝、叶、果穗,分别以性能功效不同的桑白皮、桑枝、桑叶、桑椹四种中药入药,即按4味计算;又如植物木通、三叶木通与白木通的藤茎、近成熟果实分别以具有不同性能功效的木通、预知子两种中药入药,即按2味计算。据此推理,对该书中所列述的药物条目,绝不能简单地一概按一个条目就是1味中药的方法计算,而应当根据条目中论述的内容区别对待,涉及几个就计算为几个,或按1味,或按2味,或按多味,据情而定。

今考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郑金生整理本(简称人卫本)与华夏出版社出版的本草名著集成中李国坤等整理本(简称华夏本),二者所载内容虽基本相同,但药物的条数却有差异。人卫本共论药物479条,而华夏本却增至483条(包括误以小字排版的肥皂角、苏木)。二者相比,华夏本比人卫本多出4条,即人参芦、苏梗、蜀葵花、头垢。笔者认为,华夏本所多出的4条,似均可作条文的附药对待。如此,华夏本所论药物也为479条。

本书在载论述药物条文时,每条只论1味药者362条,共含药362味;采用2味药并论者7条,即大小蓟条、蒺藜子条、茴香条、枳实、枳壳条、椿、樗白皮条、干姜、黑姜条、芒硝、朴硝条,共含药14味;采用主论药加附论药者94条,共含主论药94味,附论药142味;采用群药并论者3条,即鸡条、猪条、鸭条,含药23味;此外,汪氏在以小字注释时,也偶有论及与主论药味相关的药物,经统计全书共有13条,即半夏条、苍耳条、升麻条、三七条、蔷薇根条、肉苁蓉条、蒺藜子条、烟草条、乌梅条、糯米条、犬肉条、鹿茸条、蜂蜜条,共含主论药13味,附论药25味。总计全书共载药479条,含药673味。另,还须说明的是,按今天的品种划分法,在这些所载的药味中有的是属于重出,如肥皂角与皂角、大腹子与槟榔等,此次计算仍按汪氏的原分法,分别单算。

书前的“原自叙”、“增补本草备要叙”及“增订本草备要凡例”,均为汪氏自己撰写。两篇自叙简要地陈述了汪氏编写、增订该书的起因与宗旨。“凡例”即编写说明,详细地列述了本书的编写要旨、资料来源、论释模式、自己见解、引用文献的处理方法、行文格式,以及药物的分类、排列顺序等。

卷前的“药性总义”,论述了药物的命名、采药时节、地道产地、贮藏、真伪鉴别、炮制、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配伍应用等。

全书采用论述与注释结合的编著方式。论述为主文,并用单行大字书写;论中夹注释,并用双



行小字书写。所引文献,均注明源于何人;属汪氏自己者,均冠于“昂按”或“按”,使人一目了然。

书中各条文对药物的论述,首先是用大字列出其名称,或再用小字注明其别名。其次是以大字概述、小字注释形式论述该药的性能特点、功效、主治病证,并时时注意比较与本药有关药物性能主治的异同,或插入与本药相关的医案医话、民间谚语、医学警句等。论述简洁明了,注释繁简有别,性能对比一言而中,医案医话生动扣题,谚语警句脍炙人口。其三是列述该药的来源、名称由来、药用部位、品质优劣、真伪鉴别、炮制方法、用法、配伍及畏恶反忌等,在具体行文时,据情酌选一项或数项,不求诸项条条皆俱。其四是据情附论与主论药相关的药物,如人参条后附论人参芦,桑白皮后附论桑木、桑木火、桑椹、桑叶等。其五是在药条文段上方设眉批,或概括其功效,如云人参“大补元气,生亦泻火”等;或概括其药性特点与功效,如云菱薏“平补而润,祛风湿”,麻黄“轻,发汗”,蓼实“宣,温中”,厚朴“泻,下气散满”等;或进一步补充正文注释未尽之内容。至于对两药并论或多药群论药条的论述,也基本采用上述模式,只不过是论释时,或采用对比法,或采用多药并列法,余皆相同。

五、学术特点

本书为清代初年的本草名著,是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缪希雍《本草经疏》等本草著作的基础上,删繁就简、提炼升华而成。其特点与价值是:

1. 体例新颖,首列总论。既往的本草体例均沿用《神农本草经》之旧体,将有关药性理论的论述置于序例之中。这种编写体例虽也起到了概括总结药性理论的作用,但却未能将其提到应有的高度,充分显示药性理论在临床中药学中的核心地位及对临床用药的指导作用。而汪氏则独辟蹊径,在前人特别是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基础上创立了“药性总义”一节。在该节中,汪氏用简洁的语言,将清以前历代医药学家对中药药性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概括总结,并将其置于全书之首,以显示药性理论对各药性能功效的纲要性统领作用及临床应用的指导作用。这种药性理论在前、单味药论释随后的编写模式,不但减少了文字的重复,而且为编写临床中药学著作特别是教材提供了新思路。

2. 选药精当,实用有验。时至清代初年,中药的种数已有数千种之多,汪氏在编写本书时,并不是不加选择地一概收入,而是处处注意结合临床应用,以实用有验为标准精选药物。所选药物不但大多为临床常用,而且是医药学家对其性能功效认识深刻、应用经验相对成熟者,而认识肤浅,临床少用,或有悖伦理的药物如来源于人体的天灵盖等,则不予收录。汪氏通过精心筛选,初步确定了常用中药品种的基本数目在 500 余味,既为临床医生学习常用中药创造了条件,又为后世编著《临床中药学》教材的药物选择奠定了基础。

3. 惟求良功,重点突出。既往的本草,在撰写药物的性能功效及临床应用时,大多按历史年代的先后,采用平铺直叙手法进行罗列,这种不分主次的列述,使人抓不住重点,难解难记难于掌握。汪氏则一改前风,不求面面俱到,惟求功良效佳。在论述药物的药性特点、功效主治及配伍应用时,十分注意突出重点,精选药物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功效与应用。尽管汪氏为了突出重点,在提炼药物功效及应用时做到了字斟句酌,但他还嫌不够。于是,又率先采用眉批形式,将每条主论药物的基本功能,用简短的词语进行概括,并置于显要的部位,条条言简意赅,“使人开卷了然”,一看便知其主要功效,实有画龙点睛之妙。真乃既往少见,为初学者及临床医生学习掌握每味药物的主要功效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4. 性能效用,环环相扣。汪氏在是书“凡例”中明示了本书对各药的编写模式,以及各部分内容的内在联系。云:“每药先辨其气味形色,次著其所入经络,乃为发明其功用,而以主治之症,具列于后。其所以主治之理,即在前功用之中。”按今天的话说,汪氏在论释时,采用的模式是:性能

特点→功效主治→配伍应用。即首先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提纲挈领地论述药物的性能特点(作用机理);然后,依据其性能特点,并结合历代医方本草文献的相关记载,推导、总结出该药的主要功效及主治病证;再后,在论述该药功效主治的同时,再结合历代名医的临床经验及个人的心得体会,论述其配伍应用、使用宜忌,以及与其功效相似药物的性能主治及应用异同的鉴别等。最后,有的还附述与该药相关药物的性能功效及主治等,以扩大对药物的了解。这种环环相扣、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论述模式,不但条理清晰,而且逻辑性强。既揭示了药物的性能特点、功效主治、配伍应用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即药物的性能特点是其功效主治的高度概括,而药物的功效主治又是其性能特点在防治疾病时的具体展现;药物的性能特点与功效主治是指导其配伍应用的基本依据,而药物的配伍应用又是其性能特点与功效主治在防治疾病中的具体运用),又揭示了药物对人体具有祛除疾病与造成伤害的两面性,提醒为医为药者对药物要有两面观,既要知“某病宜用”,又要知“某病忌用”,而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种严谨的编写模式,有力地证明临床中药学是具有理论内涵的学科,而不是用药经验的简单罗列。

5. 融会贯通,总结规律。汪氏在具体论释药物时,除精辟论述每一味药的性、主要功效及应用外,还十分重视根据历代医药学家及民间的用药经验,并结合自己的体会,对药物的性能特点、功效应用等进行融会贯通、分析归纳,总结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以指导临床用药。或归纳同类药物的共性,如在防风条云:“凡风药皆能胜湿”;在酸枣仁条云:“凡仁皆润”;在黄明胶条引陈藏器语云:“诸胶皆能疗风”;在羊肉条引李时珍语云:“诸胆皆能明目”;在阳起石条引寇宗奭语曰:“凡石药冷热皆有毒,宜酌用”。或在共性中求其个性,如在苦参条云:“名参者皆补,”但“人参补脾,沙参补肺,紫参补肝,丹参补心,玄参补肾,”而苦参则不在其列;在石硫黄条云:“热药多秘,惟硫黄暖而能通;寒药多泄,惟黄连肥肠而止泻。”等等。汪氏的这种归纳共性、区别个性的概括总结,有利于后学者对功效相似药物的融会贯通与理解记忆。

6. 对比性效,明示异同。在数以百计的常用中药中,性能功效相似者为数颇多,汪氏在论释这些药物时,十分注意对比鉴别。对性能功效基本相似的药物,即采用大字并论方式,除前述大、小蓟等并论的7条外,还有白芍条等;对部分性能功效相似的药物,则用小字注释方式,概述其性能或功效的同异点,如汪氏认为天冬与麦冬虽均能清滋润燥,但“天冬滋阴助元,消肾痰;麦冬清心降火,止上咳”;半夏与贝母虽均能除痰,但“贝母寒润,主肺家燥痰,半夏温燥,主脾家湿痰”;天南星与半夏虽“皆燥毒”而能“堕胎”,但“半夏辛而能守,南星辛而不守”,故在“古安胎方中有用半夏者”;等等。这样,既为后世如何以对比鉴别方式论述功效相似药物提供了范例,又为准确认识、鉴别性能或功效相似药物的同异点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7. 药医并论,相得益彰。中医中药本为一家,中医理论是认识与应用药物的指导,中药是中医防治疾病的工具。中医认为,药物防治疾病的基本原理,不外是扶正祛邪,消除病因,恢复脏腑功能的协调,纠正阴阳的偏盛偏衰,使之在最大程度上恢复到正常状态。药物之所以能够针对病情,发挥上述基本作用,是因其各具独特的性能,前人也称之为偏性。意思是说,以药物的偏性,纠正疾病所表现的阴阳偏盛或偏衰等。由此可知,研究中药的性能功效及临床应用,不能惟药而论,而是要与医学相结合,因药推究病因,因病辨析药性。汪氏对此非常推崇,他认为:“注本草者,当先注病症。不然,病之未明,药于何有?”既往的本草只言某药能治某病某证,而“未尝阐发其理”。又云:“药品主治,诸家析言者少,统言者多。”“某药之下,止言某病宜用,而不言某病忌用,均属缺略。”主张:“药性病情,互相阐发,以便资用。”据此,汪氏在论释药物时,也仿李时珍与缪希雍之做法,取“百家论辨”之精华,既论药,即通过陈述药物的性能特点及功效,推导出药物的临床应用范围,让读者了解该药能治哪些病证;又释病,即通过对药物主治病证的病因病机、病证分型、诊断鉴别、治



则治法等综合分析,推导出选用该药的理论依据,让读者进一步明白为什么该药最宜治这些病证,以及哪些病证不宜使用该药等。也只有这样,才能将药物的作用机理阐述得既详细又明晰,使人读后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既知道该药的适应病证,又知道该药的禁忌病证等。

汪氏在论释药物时,还注意结合临床用药的实际需要,撷取前人关于辨证识病的精辟论述、科学合理的治法治则、朴实有验的配伍用药经验,以及常用名方的灵活应用心得等。如在人参条云:“内伤发热,时热时止;外感发热,热甚无休。”“内伤恶寒,得暖便解;外感恶寒,絮火不除。内伤头痛,乍痛乍歇;外感头痛,连痛无停。”又云:“脱血者先益其气,盖血不自生,须得生阳气之药乃生,阳生则阴长之义也。若单用补血药,血无由而生矣。凡虚劳吐血,能受补者易治,不能受补者难治。”在芎藭条云,芎藭“能引血下行,头痛必用之,加各引经药:太阳羌活,阳明白芷,少阳柴胡,太阴苍术,少阴细辛,厥阴吴茱萸”等等。如此,论药论医,相得益彰,能“补前人之未备”,堪“作后学之指南”,既有利于读者结合医学理论加深对药物作用机理的理解,又有利于读者温习医学理论指导辨证用药,对研究、讲解临床中药学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8. 见解独到,正误纠偏。汪氏不迷信古人,不趋附世俗,在论述药物时,发表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个人见解。这些个人见解,大多列于汪氏自加的按语中,全书共有六十余条。这些按语大多能从新的角度,质疑古人对药物功效的论述或世人的用药习惯,并依据中医药理论或生活常识对质疑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和中肯的评说。如山茱萸条,汪氏按云:“《别录》、甄权皆云(山茱萸)能发汗,恐属误文。酸剂敛涩,何以反发?仲景亦安取发汗之药以为君乎?”并明示山茱萸的功效主要在“补肾温肝”、“固精秘气”。又如汪氏针对从三国两晋南北朝至明末,陶弘景、孙思邈、孟诜、李时珍等医药名家,无不认为猪肉对人体有这样那样伤害的错误论断,特在猪条猪肉项下驳正云:“今人终日食肉,内滋外腴,子孙蕃衍,未见为害若斯之甚也。”继而,针对猪肉忌与黄豆、荞麦、葵菜、生姜、胡荽、吴茱(萸)、牛肉、羊肝、龟、鳖、鲫鱼、鸡子等同食之记载,又驳正云:猪肉与“肴饌中合食者多,未见丝毫作害也”。并辩证地认为:“大抵肉能补肉,其味隽永,食之润肠胃,生津液,丰肌体,泽皮肤,故其所也。惟多食则助热生痰,动风作湿,伤风寒及病初起人为大忌耳。”又进一步解释云:“伤寒忌之者,以其补肌固表,油腻缠黏,风邪不能解散也。病初愈忌之者,以肠胃久枯,难受肥浓厚味也。”最后,汪氏仍感意犹未尽,并再次补充按云:“猪肉生痰,惟风痰、湿痰、寒痰忌之。如老人燥痰干咳,更须肥浓以滋之,不可执泥于猪肉生痰之说也。”再如他认为萎蕤(玉竹)性缓,久服方能见效,并在萎蕤条的按语中,针砭时医片面理解李时珍的萎蕤“可代参、芪”之说,“凡遇虚症,辄加用之”的错误做法。再如在甘草条针砭时医趋附世俗,“每用甘草不过二三分而止”;在苍术条批驳《导仙录》“子欲长生,当服山精(苍术)”的夸张之言,指出“苍术善发汗,安能长远服?”等等。这些评说,句句有理,条条独到,颇具特色,实有正误纠偏之作用,值得学习借鉴。

9. 言畅意晰,趣味可读。汪氏认为,医药知识是为世人防病疗疾、卫生健体所用,应大力普及,最好能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懂。为此特编撰本书与《医方集解》,并明确提出本书“不专为医林而设”。他还认为,既往的本草著作有不少读起来枯燥乏味,“文字多欠通明”,缺少可读性、趣味性。故在编著本书时,颇费匠心,十分注意洗练文字,终于达到了“言畅意晰,字少义多”之目的。全书字字珠玑,句句通明,长短对仗,韵味厚浓,诵读时琅琅上口,回味无穷。其次,如前所说,汪氏在论释药物时,除力求科学严谨、环环相扣外,还相机插入了许多以单味药治验的医案医话或相关的历史掌故等,既印证了所论药物的功效应用,又提高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汪氏的这种手法,对后世颇有影响。当今,许多学者在撰写中医药科普文章或书籍时,仍时有采用这种模式者。此法对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也很有帮助,有许多教师在进行临床中药学的课堂教学时,为了活跃课堂气氛,或印证药物的某一功效主治,也经常采用这种方式,既激发了学生学习中药的兴趣,又加深了学生对中药

性能功效的记忆。

总之,本书内容丰富,论述精辟;体裁新颖,结构严谨;“总义”统论,各条细说;阐理详明,药医结合;深入浅出,易懂便捷。达到了汪氏“别开径路,以发前贤未竟之旨,启后人便易之门”,“使行旅可以轻资,缓急便于取用”等目的。该书一经问世,即备受海内各阶层人士的极大青睐,成为历史上最受欢迎的临床实用中药学读本。据今人初步统计,从清初首次刊行到上一世纪50年代,本书的翻印、排印次数已达200次以上,已成为海内初学者学习中药的首选教材,医药同道者的必备参考。时至今日,许多中医药同仁仍对其情有独钟,常常购买一册,置于案头,以备随时参阅。在内地,有的民办中医学校将其作为中医专业的教科书。在台湾,地方当局将其作为该地区中医检定考和特考的指定用书。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本书不愧为实用便捷的中药学读本,不但为普及本草学知识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为后世特别是当代撰写各医药专业、各层次的《临床中药学》教材初步奠定了基础。

六、学习方法

读书要讲究方法,方法对头即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研习本书也不例外。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通选结合。阅读方法是否对路,是学习本书的关键。所谓通选结合,是指通读与选读相互结合,读者可据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若时间充足,可利用一段时间将该书从头到尾通读一遍,甚至于两到三遍,只有这样才能为融汇贯通全书的内容打下基础。特别是汪氏在论述药物时常常前后呼应,互为相联,有些注释只能出现在书中的某一个地方,若不通读就不能“汇观而统会”,全面理解其关于该药性能特点与功效主治等的论述。若没有足够的时间,也可以带着问题选读某部分或某个药物,但要注意其论述是否与其他部分或药物相关,如有还要参阅,以达完整阅读、准确理解之目的,万不能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在分部选读的基础上逐步达到通读全书。

其次是分类归纳。30余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分类归纳、对比记忆是学习临床中药学的好方法。具体做法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结合临床需要,按药物的性能特点、功效主治及临床应用等不同条件,将全书的药物反复地进行分类归纳、对比记忆。而本书的分类却是按药物的自然属性,这种分类方法,虽然有利于论述各药的性能特点与功效主治,但却不利于按药物的性能特点、功效主治及临床应用等归纳记忆。故在学习时不妨将其打乱,按现代通行的功效分类法重新分类。再,本书的重点内容为药物的性能特点、功效主治及临床应用,并用大字书写。鉴此,为方便分析归纳,特建议读者不妨按汪昂的建议,先将这部分语言简洁的内容单独另誊。然后,再将各类性能特点与功效主治相似的药物,逐个逐组地进行分析对比,找出共性,区别个性,以便记忆。另,对于汪氏在小字注文中撷取历代医家的精辟论述及个人的独到见解,也可在归纳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电脑打印或手工抄写,以便结合实践,不断进行反复诵读。

其三是对照教材。所谓对照教材,是指对照今世高等医药院校使用的《临床中药学》(既往称《中药学》)教材或教参。本书只是一家之言,而当代高等医药院校《临床中药学》教材或教参却是集诸家本草及当代研究成果之精华,若不对照酌参,难免坐井观天。然而,本书的论释内容虽不能替代教材或教参,但却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准确理解教材中的某些论述。若在阅读学习本书的同时与教材或教参中相关内容进行比对,既能加深理解,又能拓宽思路,达到准确认识、全面掌握药物的性能特点、作用机理、功效主治、配伍应用、用法用量及使用宜忌之目的。若遇到本书的论述与教材或教参相左时,不能轻易地予以否定或肯定,要慎重对待,要通过文献考证进行鉴别,如经考证仍不能得出结果,那就存疑待考。

其四是参考他书。所谓参考他书,就是在学习阅读时,遇有难以理解或疑惑的地方,就要参考前代相关的其他医经、本草、方书,医经如《素问》、《灵枢》,本草如《本草纲目》、《本草经疏》,方书



如《医方集解》等,这是因为该书在概述与论释药物的概况、性能特点及功效主治时,曾参阅、引用了这些著作。在引录这些著作时因历史或认识的原因,难免会出现对原文的理解不准确,抑或疏漏,如不参阅原著,那就难以准确理解或解除疑惑。

其五是辨别讹误。学科在发展,学问终有限,汪氏虽然纠正了不少古人的讹误,但也有传说或失误之处。鉴此,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要注意参照现代研究成果,辨识书中的讹误或不当之处,并予以扬弃或纠正。如孩儿茶一药,汪氏仍按李时珍之说将其列入土部,就是承袭了《本草纲目》的讹误。这是因为本药原名乌爹泥,名称虽带有泥字,却与泥土无关。今考该药大约在元代传入我国,其为豆科植物儿茶 *Acacia catechu* (L.) Willd. 的去皮枝、干的干燥煎剂,或由茜草科植物儿茶钩藤 *Uncaria gambier* Roxb. 的带嫩叶枝煎汁浓缩而成。李时珍在编写《本草纲目》时未能亲睹其制作过程,而是根据该药是以“细茶末入竹筒中,坚塞两头,埋污泥沟中,日久取出,捣汁熬制而成”之传闻,将其归入土部。汪氏未能识辨,仍错误地将其分到土部。又如汪氏所云杜牛膝为菊科天明精的根,而杜牛膝现称土牛膝,今据《中华本草》与《中药材品种论述·中册》,其正品当源于苋科而不是菊科,而菊科土牛膝只是个别地方的习用品,不能替代苋科土牛膝。再如,汪氏在木鳖子条误云其“能毒狗”,今据《本草纲目》,此为番木鳖之功能,而非木鳖子之作用。诸如此类,皆当明辨。

上述学习方法,只是我们的管窥之见,仅供读者参考。

七、整理说明

近年来,同道们对本书进行了多次的整理,并排版发行,如1998年出版的华夏本、2005年出版的人卫本等,为本次整理创造了条件。据华夏本原校注者云,所用底本为清·康熙三十三年刊本,但经我们检阅,该版本不但与人卫本有所不同,而且文字中明显有避乾隆帝弘历之讳,说明该刊本至少不是清·康熙三十三年原刊本,似为清·乾隆年间或其以后的翻刻本。然而,由于时间关系,本次整理仍从华夏本以该版本为底本,并以2005年出版的人卫本、清·大文堂刊本、光绪辛巳(公元1881年)扫叶山房刊本为对校本,以《本草纲目》(金陵本)、《大观本草》(尚志钧校注本)等为旁校本。整理时,主以对校,佐以他校、本校,甚或理校,力求体现汪氏初衷,接近首刊本原貌。又,据今人考证,汪氏的初刊本及还读斋增订本均无附图,现行各版本所附药图均系书商据李时珍《纲目》之图补缀而成,故本次整理特仿人卫本,也将底本所附药图予以删除。再,经考底本除在书前附药图外,还在书后附《汤头歌诀》与《经络歌诀》,今仍从华夏本与人卫本予以删除。

本次整理虽不作繁琐考证,但却对原书的体例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具体是:

原底本不分卷,今据人卫本分为四卷,并采用横排、简体,现代标点;书中的小字注文,由双行改为单行;原书的眉批,若为药物的药性特点、功效,则用小字附在药条主论药药名之后,余则据其文意,插入相应的正文文字之后,并用中括号([])标记;书前的目录,基本保留,若与正文有出入时,一般据正文实际内容,予以补充,不另出注。

凡底本中的异体字、俗写字、通假字,或笔画差错残缺,或明显笔误,均按今之标准径改,容易产生歧义的简体字,仍使用原繁体字,概不出注。

对个别音义卒难辨认之字词,均以汉语拼音加直音法双重标注,并简释其义。

书末附索引,将书中所论药物的正名、别名以拼音为序排列,以便查阅。

书前列导读,书中加按语。草部按所分两卷分别在卷末附加按语,余下各部均按部分加,也置于部文之末,希冀对读者阅读本书有所裨益。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再加上时间紧迫,缺漏在所难免,恳望读者指正。

常章富

2007年10月



增补本草备要叙

言之可贵而足以垂后者，必性命之文也。其次则经济之文也。余于圣学，既无所窥；又六经四子之书，灿如星日，即汉疏宋注，且有遗讥，况余愚瞽凡民，安敢以管蠡仰测高深也哉！性命之文，吾无及矣。若经济之文，必须见诸实事，方能载诸简编。余少困棘闱，壮谢制举，长甘蓬藁^①，终鲜通荣。经济之文，吾无望焉耳！至于词章诗赋，月露风云，纵极精工，无裨实用。扬子所谓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不其然乎！窃谓医药之书，虽无当于文章钜丽之观，然能起人沉疴，益人神智，弱可令壮，郁可使宽；无关道脉，而能有助刚大之形躯；不系政刑，而实有裨生成之大德。言不堕绮语之障，用有当施济之仁。群居饱食之余，或可以愧小慧而胜犹贤也乎！是用寄意此中，思以寿世。初则谓医学与堪輿^②不同，堪輿当有秘奥，天机不欲轻泄。若医集所以济生救疾，自应无微不阐，无隐不彰，恣意极言，不遗余蕴。及泛览诸书，惟《灵》、《素》、《难经》、仲景、叔和，奥衍弘深，不易究殚。自唐宋而下，名家百氏方书，非不灿陈，而义蕴殊少诠释。如本草第言治某病某病，而不明所以主治之由；医方第云用某药某药，而不明所以当用之理。千书一律，开卷茫如。即间有辨析病源，训解药性者，率说焉而不详，语焉而不畅，医理虽云深造，文字多欠通明，难以豁观者之心目。良用忤然^③，不揣固陋，爰采诸家之长，辑为《本草备要》、《医方集解》二编，理法全宗古人，体裁更为创制。本草则字笺句释，仿传注之详明；医疗则论证释方，兼百家之论辨。书分两帙，用实相资，要令不知医之人，读之了然，庶裨实用。两书甫出，幸海内名贤颇垂鉴许。今本草原刻，字已漫灭，特再加厘订，用酬世好。抑世尚有议余药味之简者，余惟《歌赋》、《汤液》，药仅二百四十种，拙集广至四百种，不为少矣。如食物仅可充口腹，僻药非治所常需者，安能尽录？盖既取其备，又欲其要，应如是止也。兹因重梓，更增备而可用者约六十品，聊以厌言者之口，仍不碍携者之艰。苟小道之可观，倘不至致远之恐泥也乎！

康熙甲戌岁阳月休宁八十老人初庵汪昂书于延禧堂

① 蓬藁：藁，léi，音累。蓬藁即蓬累，无主貌，喻生不逢时，心甘自逸。

② 堪輿：看风水。

③ 忤然：失意的样子。



序^①

延禧堂医书成，家切庵先生命予序其后。予病蒯陋，愧未能也。会孙云韶太史致书于兄，有良医良相之誉，予为推广其说而言曰：医之与相，功诚相埒，非臆说也。粤稽盛世，择揆定辅，调燮阴阳，保合太和。建久安长治之谟，于以泽被民生，功留奕世，史册朗然。迨至末纪，党同伐异，营私害公，以致民生憔悴，盗贼繁兴，谁之咎也？唯医亦然。高明之家，审阴阳，详虚实，培元气于未衰，起沉苛于将毙。著书立说，流传后世。如张仲景、刘河间、朱丹溪、李东垣诸书，至今家弦户诵。若夫庸流，阴阳不知，虚实罔审；南辕北辙，药石妄投。语云“学医人费”，亦可慨也！予兄切庵先生，英质异授，积学深功。少攻制举，宗工来国士之知；长多著述，海内共大儒之慕。缘以沧桑，遂甘泉石。每曰：帖括浮名，雕虫小技；纵邀虚誉，无裨实功；唯医一道，福庇最长。于是博采群书，遐稽往册。集前人之长，成一家之说。《素灵类纂》第壹函也。去其舛僻，采其菁英。分门别类，既不患于寻求；约注册解，又复昭其意义。岐黄一书，顿开生面矣。第二函曰《医方集解》。详加减，分经络，治一病必究其病之由来，用一药必详其药之用力。丝分缕析，纲举目张。兼之服药于未病之前，治病有弗药之用。真有方而具无方之妙也。第三函曰《本草备要》。字无泛设，括千百于一二言中；意可旁通，藏众多于鲜少幅内。理必宗于前贤，意不让其浮夸。以云“备要”，诚备要矣！读此三书，真良医良相之有同功，而寿国寿世之无异辙矣。予于是不觉振铎而告世曰：寿国者，主持国事，留心民瘼，奠金瓯以巩固，奉玉烛以长调，相之任也；寿世者，春台侑物，池水生尘，民无夭札之年，国多台耆之老，医之责也。生其时者，优游化日，永享太平。含哺鼓腹，仰答圣天子笃念民生、日昃不遑之至意，詎不盛哉！则此三书，其为邳隆之世之一助也，又奚疑焉？

时康熙三十三年夏愚弟桓拜序

① 本序原缺，据人卫本补。